

從分工說起

黃廷鑒

進了研究院之後，教授說的話愈來愈有深度了。今天，我們依照傳統，分析了史密斯的分工制度。教授在黑板上寫寫抹抹，方程式此起彼落，但當中的道理其實簡單不過。有了分工作業，每個工人的產量提升，而因為有市場，多出自己所需的部份就可以通過交易，換取其他生活所需。這樣，社會的生活水平整體地提高了。《原富》這段話今天讀來還是很震撼：

的確，與富貴人家的豪華奢侈相比，他[工人]的物質生活看來是極其簡單而平常；然而，這也許是真的，一個歐洲君主的物質生活，並非總是遠遠超過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而後者的生活用品卻超過了許多非洲國王。這些國王可是數以萬計的奴隸的生命與自由的絕對主宰啊！¹

也許誇張了一點，但現代人的物質生活的確比數百年前豐盛多了。說這一切都是分工作業的成效，真不可思議。本來講到這裏就完了，但教授問：這不是經濟學的問題，但請想想看，為甚麼我們要不斷地提升生活水平？人不是已經活得很好嗎？

1 亞當·斯密著。《國富論》，唐日松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

答案是顯明的：因為人的慾望無窮無盡——好幾位同學就這樣叫了出來。如果人天生就懂得知足，那麼經濟學就沒有甚麼好研究了。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在他經典的課本這樣寫：

……完全地滿足所有慾望是不可能的。滿足現有的慾望只會產生新的慾望。對於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或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現在的美國人就好像活在天堂一樣。其中一個推論就是我們不可能訂立所謂絕對的最低生活水平。很多人錯誤地認為這可以用「科學方法」——物理學和生物學定律——來斷定的，不需要借助主觀的價值。但只要觀察不同時代和不同社會的生活水準，這個論點就很明顯的被否定了。這些生活水平的相差很大，明顯的反映著不同的約定俗成的水平。這個論點也和不同社會的食物成份相矛盾。我們能夠證明，即使一個人只花所謂最便宜餐單的四份一價錢，也能夠生存。其餘的金錢必然是為了滿足所謂的「食慾」，而這些慾望是不能客觀地分析的。²

2 Milton Friedman, *Price Theory*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12–13. 這段是我自己翻譯的。原文如下：

... the complete satisfaction of all wants—a literal economy of abundance—is impossible. Satisfaction of all wants existing at any point of time would mea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eries of wants. By the standards of 150 years ago in the U.S., or of some less-developed parts of the globe today, the current American standard of living would seem like paradise. A corollary is the impossibility of defining a minimum standard of living in absolute terms. There is a widespread misconception that such a standard can be determined “scientifically,” by which is typically meant in terms of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laws, and without reliance on “subjective values.” This is clearly contradicted by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tandards constructed at different times or for different societies. The differences are large and clearly represent differences in customary standards. Similarly it is contradicted by examination of the food component of such standard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nutritive requirements imposed could be satisfied for one-quarter or less of the amount customarily allotted to food by persons who have attempted to construct minimum-cost diets. The rest must be considered as designed to satisfy a desire for variety or for good-tasting food, i.e., to satisfy a desire for variety or for good-tasting food, i.e. to satisfy wants that cannot be evaluated objectively.

這無疑是對現代社會的當頭棒喝。也許廿二世紀的人回望從前，會覺得我們的生活環境很惡劣。同樣，我們也難以想像沒有抽水馬桶和電視機的日子。若說人類精益求精，似乎太過高尚：為了滿足人類的物質需求，我們不斷破壞自然環境。生物絕種了，氣候改變了，人類遲早要負出沈重的代價。但若說人類自甘墮落，做金錢的奴隸，似乎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光輝。我們有紅十字會和無國界醫生，專門為戰亂和落後地區的人民服務。這些人雖然只屬少數，但還是值得敬佩和支持的。即使在平時，我們也常常聽到提倡回歸自然，知足常樂的聲音。

可是教授說：不對！回顧人類歷史，只有最近數千年，人類的文明和物質才有顯著的發展，之前人類都是住在洞穴，靠打獵捕魚為生的。好些近代才發現的土著，也過著簡陋的生活，但他們可能活得比我們還愉快。如果人天生就貪得無厭，為甚麼等了幾萬年才開始發展？這樣發展真的好嗎？

* * * * *

教授叫我們回家再想想，就讓我們下課了。我和一位內地同學吃午餐，聊起這個問題，他說：「我認為人本來就是貪心的。土著生活簡陋是因為他們科技落後，根本不知道可以得到甚麼。只要一嘗到了甜頭，就會貪得無厭起來了。」

這讓我想起老子的話：「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³那麼史密斯推崇的分工作業和市場交易，就是推崇「尚賢」和「貴難得之貨」了，這樣社會還會安定下來嗎？我不禁對世界的未來感到悲觀。

3 楊義主編，党聖元評述，《老子評注》，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頁7。

他繼續說：「平民百姓已是如此，貴族更是了不得！你知道嗎？史瓦濟蘭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可是皇帝恩史瓦帝三世生活奢華，經常將公款花在興建個人皇宮、轎車及私人噴射機上，甚至包機送九位嬪妃到歐洲揮霍，迫使當地婦女上街示威。⁴黃宗羲說得好：『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地，為君也。』⁵有權勢的人迫害無權勢的人，古往今來都是如此。」

「我也讀過《明夷待訪錄》。我記得黃宗羲說，古時候的君主都是一心為天下人服務的，為甚麼之後的君主這麼貪婪？」

大概這是奇蹟吧。照我說，黃宗羲待訪的明君是永遠不會來的，一心為民的政府也是空談。黃宗羲對治國的良策長篇而大論，可是對如何覓得明君，如何覓得良臣，卻隻字不提，可見他自己也沒有答案。他只是『待訪』罷了。也許將來有人寫了一部《明夷尋訪錄》，才能救得了世界。」

「你這樣說未免太極端了吧。現在大部份國家都推行民主制度，已經沒有『君主』了。這樣的社會不是比以前的更人道、更平等嗎？」

「某程度上是的。但這也只能避免總統用納稅人的金錢來蓋大屋，養後宮。現在的美國算是很繁榮吧？可是美國政府好大喜功，在世界各地耀武揚威，結果導致八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襲擊，死了幾千人，仗現在還在打，當中的功過就很難說了。那些國家領導人，每個都想名留青史，死幾個士兵也許算不了甚麼。而且資本主義興起之後，除了當政者，社會上有權勢的人愈來愈多，照馬克思的講法，就變成資本家欺壓窮人了。但窮人也能變富，『既以產業思之，人之欲

4 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8/8/22/n2237268.htm>。

5 黃宗羲著，李廣柏注譯，《新譯明夷待訪錄》，台北：三民，1995年，頁3。

得產業，誰不如我？」⁶於是每個人都想向上爬，其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是非成敗轉頭空，最後人究竟得到了甚麼？」

「我不知道。」

說到這裏我們都靜默了。食物都變涼了，我們匆匆吃完便走。返回宿舍的途中，我不斷思索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天空呀，白雲呀，最後人究竟得到了甚麼？

* * * * *

第二天回到課室，卻見教授帶了一個滿臉鬍鬚的人來，大概今天有客座演講吧。果然聽他說：「昨天的問題有想過嗎？我說過那不是經濟學的問題，我也不懂，所以我請了一位哲學系的同事來嘗試解答。」幾句開場白說過之後，那哲學系教授就開始說了：

「史密斯說分工作業造成的效率提升，令社會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究竟甚麼是生活水平？史密斯似乎是說物質生活。本來因為效率提升了，每天工作少一些也可維持目前的生活，其餘的時間便可以『享受人生』。但我們見到的，是所有人都拚了命去工作賺錢，誰會準時放工回家陪孩子，聽音樂？」

「為了填補多出來的生產力，商人發明了各式各樣的玩具和奢侈品讓人們消費。童年時想要模型車，長大後就想開汽車了，還夢想著駕駛法拉利跑車在公路上飛馳。不少企業家更以擁有私人飛機為榮。那些人很快樂嗎？不，只要他們見到別人擁有的比他更豪華，他就會羨慕、妒忌起來了。他們的快樂源於活在別人之上的優越感。」

說著，他放映了一張印度小孩玩耍的照片，他們都笑得很開心。

6 同上，頁7.

「你們看，這是多麼純真的笑容！我們很難從企業家的面上見到這個笑容。他們活在如此貧困的地區，卻沒有放棄過希望。也許他們在玩泥沙、小石子的過程中，發現了比汽車洋樓更美麗的東西。」

「柏拉圖在《會飲篇》說我們一生之中，會追求各種各樣的美。純真的生活是一種，富貴榮華的生活是另一種。但似乎人們的審美觀念不是天生的，受環境所影響，而且是不能回到從前的。例如年輕時的純真愛戀，長大後就追求不到了，那時你就要考慮成家立室這些實際的問題。少年人也不想去生孩子，但當你真的生了，這個小寶寶也許就成為你生命的全部了。可見人追求的東西是因時而易的。」

「如果將個人追求的美推廣至全人類追求的美，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那是因時而易的，不能還原的。那麼，既然人類選擇了組織城市和國家，建立資本社會，追求物質生活，這個趨勢就不能輕易的改變了。你一生出來就受物質社會薰陶，如何能返回遠古的原始生活？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環保。地球的滅亡指日可待，但國家和機構為了短暫的商業利益，油還是照樣燒，樹還是照樣砍。我們好像置身事外，但我們開車，吃飯，看書，都是消耗地球的資源。這個禍是要全人類一起承受了。也許我是悲觀了一點。怎樣，你們能推翻我的想法嗎？」

* * * * *

他一說完，同學就向他拋問題了，吵得不亦樂乎，但我也沒用心聽了。也許他說得很對，但我聽得很不是味兒。我那內地朋友的論點，黃宗羲沒可能想不到，但他還是把《明夷待訪錄》寫了出來，可見他對未來沒有失去希望。很多人都是。我呢？我帶著這個疑問步出課室，繼續我的生活。